



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间的形体及数量对应关系

雷黎明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中国社会科学院 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除了语音方面有联系,通假字和本字在形体和数量对应方面也有联系。在楚竹书文献中,与本字有形体联系的通假字多于无形体联系者,有声符联系者多于有形符联系者,说明竹书书写者选用通假字时倾向于选择形体上有关联的,且主要留意其起示音作用的声符,而不太关注其形符;通假字与本字字形相关与否与本字的存现或后起没有直接关系。大多数字在借为他字时趋向比较单一,活跃度不高;在借用他字来表示时趋向也比较单一,灵活性不强。

关键词:楚竹书;通假字;本字;形体;数量对应

中图分类号:H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7)02—0082—06

音同或音近是破释通假的前提和重要依据,若要证明一定语境中甲字是否通假乙字,则首先要证明二者是否音同或音近。在战国文字系统中,形声字已大量存现,音同或音近的字往往会出现形体上的联系;另外,一个通假字或可借用作几个本字,同一个本字或可借不同通假字来表示,二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数量对应关系。在探讨了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之间语音关系^[1]的基础上,兹对其形体和数量对应关系再作一全面清理和量化探讨。

一、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之间的形体关系

根据有无联系,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之间的形体关系可分为两大类。

(一)通假字与本字间有形体联系

通假字与本字间有形体联系者又可细分为以下四类。

1. 通假字为本字的声符。

通假字为本字的声符,这类通假共 340 个。或为本字的直接声符,如:

(1)《猗嗟》曰:“四矢反,以御(禦)乱。”吾喜之。(上一·孔子 22)

(本文所举例句除考察通假字外,径用通行字,不详出隶定;例句出处用简称在句尾加小括号注明,如例“上五·姑成 4”表示该句出自《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姑成家父》篇的第 4 支简。笔者注。)

“御”和“禦”在古文字中是两个不同的字。“御”表示驾驭车马,《说文》:“御,使马也。”“禦”表示祭祀以祈免灾祸,《说文》:“禦,祀也。”例(1)中“御”读为“禦”,表示阻止、制止义。《左传·襄公四

收稿日期:2016-11-20

作者简介:雷黎明(1978-),男,甘肃通渭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研究。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战国楚系简帛与敦煌汉简文献用字比较研究”(SKGG14001)。





年》：“匠庆用蒲圃之櫜，季孙不御。”“御”即读为“禦”。杜预注：“御，止也。”通假字“御”为本字“禦”的直接声符。

或为本字的间接声符，即通假字为本字声符的声符，如：

(2) 礼齐乐灵则戚，乐每(繁)礼灵则慢。(郭店·语一 34、35)

“每”作𠂔，原整理者隶为“𠂔”而未作释读^{[2]194}。陈伟先生(2003:212)：“此字可能是从夂从女，属于‘繁’字的另一种写法。”^{[3]212}而大多数学者如黄德宽、徐在国先生^{[4]107}、袁国华先生^{[5]145-146}等认为该字当释为“每”，读为“繁”。相同之字又见于《上二·子羔》简4，作𠂔，当释为“每”字无疑。简文是说礼齐备乐过度就会悲伤，乐繁盛礼过度就会简慢。“每”读为“繁”，繁多义。本字“繁”的声符为“敏”，“敏”的声符为“每”，则通假字“每”为本字“繁”声符的声符。

2. 本字为通假字的声符。

与上类相反，此类通假本字为通假字的声符，共有134个。如：

(3) 君王之病将从含(今)日以己。(上四·柬大 22)

“含”读为“今”，《说文》：“含，赚也。从口，今声。”本字“今”即为通假字“含”的声符。

再如：

(4) 君臣、𦘒(朋)友，其择者也。(郭店·语一 87)

“𦘒”原作𦘒，整理者(荆门市博物馆 1998:197)直接释为“朋”，不确。此字当如刘钊先生释为“𦘒”，读为“朋”^{[6]194}。《玉篇·雨部》：“𦘒，大雨。”而“朋”在先秦主要用表货币单位，《广韵·登韵》：“五贝曰朋。”《诗经·小雅·菁菁者莪》：“既见君子，赐我百朋。”郑玄笺：“古者货贝，五贝为朋。”战国时代，尚未借“朋”来表示“朋友”之“朋”。贝在战国之前用作货币，随着春秋末年各种铸造货币的启用，贝也就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为其专造的量词“朋”在尚未承担新的任务前销声匿迹也就在所难免了。而语词中“朋友”之“朋”则常借用其他字来表示，例(4)中即借用“𦘒”来表示，本字“朋”为通假字“𦘒”的声符。

3. 通假字与本字同为形声字，形符不同，声符相同。

通假字与本字同为形声字，且采用相同的声符，只是形符不同。这类通假共395个。如：

(5) 以犯𦘒犯，见不训(顺)，行以出之。(上二·从甲 16)

此句整理者张光裕先生断句为“以犯𦘒犯见，不训(顺)行以出之”，认为“以犯𦘒犯见”“文意未明”，“训”读为“顺”。^{[7]229}杨朝明先生认为“训”读本字，断句可以改成“以犯𦘒犯，见不顺(按：当为‘训’)，行以出之”，意思可能是：为了有所惩戒而用侵犯响应恶意侵犯，见有不足为训的行为，就用行动来表达它。^[8]杨先生的断句可从，但“训”仍当从张光裕先生读为“顺”，训为顺理，合乎情理，“见不顺”，指见到不合于情理之事。《书·康王之诰》：“皇天用训𦘒道。”孙星衍疏：“训于顺通。”《说文》：“训，说教也。从言，川声。”又：“顺，理也。从页，从川。”徐锴《系传》作“川”声。可见通假字“训”和本字“顺”的声符都为“川”。“训”和“顺”相同的声符在同一结构层次上，即“川”为“训”和“顺”的直接声符。而有些相同的声符不在同一结构层次上，如：

(6) 五人以𦘒(伍)，万人……(上四·曹沫 26)

“𦘒”读为“伍”。“𦘒”的直接声符为“吾”，而“吾”从“五”得声，即“五”为“𦘒”的间接声符；而“伍”的直接声符即为“五”。

4. 本字与通假字同为形声字，形符相同，声符不同

通假字与本字同为形声字，有着相同的形符，声符却不同。这类通假共41个。如：

(7) 未见君子，忧心不能𦘒(忡忡)。(郭店·五行 12)

“𦘒”为合文，读为“忡忡”。通假字“𦘒”和本字“忡”形符相同，声符不同。

再如：

(8) 子夏曰：“其在许(语)也，美矣！宏矣！大矣！(上二·民之 9)

“许”字原隶定为“𦘒”，整理者濮茅左先生(马承源 2002:168)疑为“许”繁体，读本字，义为听或御、处，或释为“设”，训施陈。^{[7]168}楚文字见有繁化构件“又”的情况，此字当释为“许”。刘信芳先生：“疑



‘许’读为‘语’，有如‘论语’之‘语’例。”^[9]“许”古音在晓纽鱼部，“语”古音在疑纽鱼部，古音相近，可以相通。通假字“许”与本字“语”声符不同而形符相同。

(二)通假字与本字间无形体联系

楚竹书还有一批通假字与本字间无形体联系的通假，共有 640 个。如：

(9)《诗》云：“备(服)之无斁。”(郭店·缁衣 41)

此句今本《诗·周南·葛覃》作“服之无斁”。郑玄笺：“服，整也。”竹书“备”当通“服”，表示尽力从事之义。“备”和“服”古音都在并纽职部，音同可通。《诗·小雅·大田》：“大田多稼，既种既戒，既备乃事。”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按备者，服之通假。《说文》：‘𠂔，治也。’字通作服。”通假字“备”与本字“服”都为形声字，但形符、声符都不相同，字形结构上没有联系。

再如：

(10)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猷(欲)逐逐，无咎。(上三·周易 25)

“猷”字帛书本作“容”，王弼本作“欲”，阜阳汉简本作“谿”。此句简文可以这样理解：“六四爻以上养下，得养之宜，所以是吉，象虎视眈眈，不可褻渎，其欲望敦厚而无所求，因此没有灾咎。”^[10]⁶⁹廖名春先生主张竹书本当如今本读为“欲”，训为欲望。^[11]可从。通假字“猷”与本字“欲”都为形声字，但声符、形符都不同。

二、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间形体关系特征量化探讨

上面我们将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之间的形体关系作了分类举例分析，兹再将它们作一分类统计，见下表一：

表一：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间形体关系分类统计表

形体关系类型		通假数量		所占比例	
有形体联系者	通假字为本字声符	340	910	21.9%	58.7%
	本字为通假字声符	134		8.6%	
	同为形声字,声符相同,形符不同	395		25.5%	
	同为形声字,形符不同,声符相同	41		2.6%	
无形体联系者		640		41.3%	

从表一可以看出：在我们清理出的楚竹书 1550 个通假字中，与本字有形体联系者共 910 个，占总数的 58.7%；与本字无形体者共 640 个，占总数的 41.3%。通假字与本字有形体联系者多于无形体联系者，说明竹书书写者在音同或音近的前提下取用通假字时倾向于选择形体上有关联者。根据表一统计，在与本字有形体联系的通假字中，前三类与本字在声符上有联系，共有 869 个，占与本字有形体联系的通假字的 95.5%；第四类与本字形符上有联系，只有 41 个，占与本字有形体联系的通假字的 4.5%。说明竹书书写者在选择与本字有联系的通假字时主要留意于通假字起示音作用的声符，而不太关注其形符。

曾有学者认为，通假字与本字之间，往往在字形方面没有关系。如孔德明先生：“从字形上看，借字和本字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12]³¹⁵事实是否如此呢？据伍宗文先生统计，在 3140 个《汉语大字典》的通假字中，通假字与正字字形有关者共 1948 个，占 62%；字形无关者共 1192 个，占 38%。^[13]据沈祖春先生统计，在 531 个《马王堆汉墓帛书(壹)》的通假字中，通假字与本字字形有关者共 393 个，占 74%；字形无关者共 138 个，占 26%。于是认为：“借字和正字之间不仅字音相同或相近，而且字形上有关者占据大多数(尤其是形声字在汉字中居主导地位以后)。那种认为借字与正字之间字形往往没有联系的论断是错误的。”^[14]^{115,118}

从我们对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之间字形结构相关情况的统计来看，事实确实如此，只是楚竹书通假

字与本字之间字形相关程度稍低而已。这样一来,我们就有这样一种思考,是不是本有其字的通假字与本字字形相关程度较高而本字后起的通假字与本字字形相关程度较低呢?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将楚竹书通假分为本有其字和本字后起两类作一统计,见下表二:

表二:楚竹书通假本有其字、本字后起情况统计表

	通假数量	与本字字形相关者	与本字字形相关者所占比重
本有其字	850	497	58.5%
本字后起	700	413	59.0%

从表二可以看出:在 850 个本有其字的通假中,通假字与本字字形相关者共 497 个,占 58.5%;在 700 个本字后起的通假中,通假字与本字字形相关者共 413 个,占 59.0%。二者所占比重非常接近。这就说明,在楚竹书通假中,并不是本有其字的通假字与本字字形相关程度高于本字后起的通假字与本字字形相关程度,通假字与本字字形相关与否与本字的存现或后起并没有直接关系。

三、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之间的数量对应关系

楚竹书共 1550 个通假,但只有 1023 个通假字,通假字的数量少于通假的数量,说明有同一个字通假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本字的情况;也只有 1080 个本字,本字的数量也少于通假的数量,说明有两个或两个的字借用为同一个本字的情况。这样,通假字与本字之间就有了不同的数量对应关系。排除每字的使用频率差异和文献本身用字差异等因素,通过统计通假字和本字之间的数量对应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个汉字在楚竹书文献中的借用活跃程度。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之间的数量对应关系可以分为三类。

(一)一对一

即一个通假字只对应一个本字。这类通假共有 357 个。如:

(11)化(祸)莫大乎不知足。(郭店·老甲 6)

古音“化”在晓纽歌部,“祸”在匣纽歌部,韵部相同,声纽相近,故可相通。简文今本正作“祸”。竹书中通假字“化”只借表一个本字“祸”,而本字“祸”也只借用“化”来表示。

再如:

(12)禹亲执粉(奋)耜,以陂明都之泽。(上二·容成 24)

整理者李零先生:“疑是‘枋’字误写,读为‘耒’。”^{[7]268}自陈剑先生读为“奋”后^{[15]329},学界皆从,已无争议。“奋”为用草绳或竹篾编织的盛物器具。《广韵》:“奋,草器。”在例(12)中,与“耜”皆作“执”的宾语。楚竹书中通假字“粉”只借表一个本字“奋”,而本字“奋”也只借用“粉”来表示。

(二)一对多

即一个通假字对应多个本字,也就是说,同一字借用来表示不同的字。这类通假共有 314 个。如:

(13)君构冕而立于作(阼),一宫之人不胜其敬。(郭店·成之 7-8)

(14)汤乃博为征作(籍),以征关市。(上二·容成 36)

例(13)中“作”原整理者读为“祚”^{[2]167},刘钊先生读为“阼”^{[6]139},依据文意,读“阼”为确。例(14)中“作”读为“籍”,李零先生认为“‘征籍’,是抽税的意思”^{[7]278}。一个通假字“作”对应“阼”和“籍”两个本字。

再如:

(15)敏(姤):女藏,勿用娶女。(上三·周易 40)

(16)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拔人之心也敏(厚)。(郭店·性自 23)

(17)长鱼鬻策自公所,敏(拘)人于百豫。(上五·姑成 9)

“敏”为“扣”的本字。《说文》:“敏,击也。”《段注》:“自扣、叩行而敏废矣。”《广韵·厚韵》:“敏,扣打也。”例(15)“敏”读为“姤”,“姤”即六十四卦之一。例(16)中“敏”读为“厚”。刘钊先生:“‘敏’从



‘句’声,读为‘厚’,厚,深也。”“简文说凡是声音,其出于真情实感才真实,然后才能更深地打动人心。”^{[6]96}例(17)中“敏”陈剑先生读为“拘”,拘捕义,可从。^[16]一个通假字“敏”对应“姤”、“厚”和“拘”三个本字。

(三)多对一

即多个通假字对应一个本字,也就是说,同一个本字借用不同的字来表示。这类通假共有 330 个。如:

(18)无体之丧,纯得(德)同明。(上二·民之 11-12)

(19)文直(德)治,武直(德)伐,文生武杀。(上六·天乙 4-5)

例(18)(19)中,“得”与“直”都读为“德”,两个通假字对应同一个本字。

再如:

(20)《诗》云:“靖供尔位,好是贞(正)直。”(郭店·缙衣 3)

(21)如夫政(正)刑与德,以事上天,此是哉。(上二·鲁邦 3)

(22)君王至于定(正)冬,而披禪衣。(上四·昭王 7)

例(20)中“好是贞直”,今本作“好是正直”,“贞”当读为“正”。例(21)中“政”,李学勤先生:“‘政’读为正,这里是动词,即端正、纠正。”^{[17]98}例(22)“定”应从陈剑先生读为“正”。^[18]三个通假字对应同一个本字。

四、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间数量对应关系特征量化探讨

通过全面清理楚竹书通假字与本字间的数量对应关系,可知通假字与本字一对一的通假共 357 个,一对多的通假共 314 个,多对一的通假共 330 个。

以通假字为立足点考察通假字与本字间数量对应关系,则具有通假用法的楚竹书文字,即通假字共有 1023 个,其中共有 314 个借表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其他字,占总数的 30.7%;其余 709 个只通假为一个其他的字,只与一个本字对应,占总数的 69.3%。说明大多数字在借为其他字时用法比较单一,活跃度不高;只有少部字在借用过程中身兼数职,较为活跃。

以本字为立足点考察通假字与本字间数量对应关系,则借用其他文字表示的楚竹书文字,即本字共 1080 个,其中 330 个借用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其他字表示,占总数的 30.6%;其余 750 个只借用一个其他的字来表示,占总数的 69.4%。说明大多数字在借用其他字来表示时选择性也比较单一,灵活性不强;只有少部字在借用其他字来表示时比较灵活,选择度大。

楚竹书创制的时代正是汉字系统大量形声化的时代,而通假字与本字间密切的语音关系正与汉字声符的示音作用形成了契合点,这样一来,通假字与本字之间形成以声符为基础的形体相关关系就成了必然;但通假毕竟是不能凝固、临时性的字际关系,这一性质又使得该种关系的发生具有了偶然性。这种必然和偶然正是形成通假字与本字之间形体与数量对应关系不同特征的根本原因。

[参 考 文 献]

- [1] 雷黎明. 基于语料库的楚竹书通假字量化研究[J]. 古汉语研究, 2014, (4).
- [2]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 [3] 陈伟. 郭店楚简别释[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4] 黄德宽, 徐在国. 郭店楚简文字考释[C]// 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 [5] 袁国华. 郭店楚简文字考释十一则[C]//《中国文字》新二十四期. 台北: 艺文印书馆, 1998.
- [6] 刘钊. 郭店楚竹书校释[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
- [7] 马承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8] 杨朝明. 《从政》篇释义三则[J/OL]. 简帛研究网, 2003-05-04.





- [9] 刘信芳. 上博藏竹书试读[J/OL]. 简帛研究网, 2003-01-09.
- [10] 季旭升.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读本[M]. 台北: 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5.
- [11] 廖名春. 楚竹书《周易·颐》卦试释[J/OL]. 简帛研究网, 2004-04-24.
- [12] 孔德明. 通假字界说[C]//中山大学中文系, 《语言文字论集》编委会. 语言文字论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
- [13] 伍宗文. 通假字和通假字表稿[J]. 辞书研究, 1991, (1).
- [14] 沈祖春. 《马王堆汉墓帛书壹》假借字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
- [15] 陈剑. 上博简《容成氏》的竹简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C]//朱渊清, 廖名春.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 [16] 陈剑. 上博(五)《零札两则》[J/OL]. 简帛网, 2006-02-21.
- [17] 李学勤. 上博楚简《鲁邦大旱》解义[C]//朱渊清, 廖名春.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 [18] 陈剑. 上博竹书《昭王与龚之雅》和《柬大王泊旱》读后记[J/OL]. 简帛研究网, 2005-02-15.

The Relation Between *Tongjiazi*(通假字) and *Benzi*(本字) about Their Shape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of Number in *Chu* Bamboo Slips

Lei Liming

(College of Art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Gansu Lanzhou 730070;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Languag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Except voice, there are some contact between *Tongjiazi*(通假字) and *Benzi*(本字) in form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 of number. In *Chu* bamboo slips, the *Tongjiazi*(通假字) which have certain relationship to *Benzi*(本字) in form more than which have not, which have certain relationship to *Benzi*(本字) in *Shengfu*(声符) more than in *Xingfu*(形符), it means the writer of *Chu* bamboo slips tend to choose the *Tongjiazi*(通假字) which have certain relationship in form to *Benzi*(本字), and mainly pay attention to their *Shengfu*(声符), not *Xingfu*(形符); *Tongjiazi*(通假字) have certain relationship or not to *Benzi*(本字) don't have direct contact to *Benzi*(本字) which already existing or later appear. To the most Chinese characters, when be lent to others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endency is single and the flexibility is weak; and when borrow others Chinese characters to record, the tendency is single and the flexibility is weak, too.

Key words: *Chu* bamboo slips; *Tongjiazi*(通假字); *Benzi*(本字); form; corresponding relation of number

[责任编辑: 刘力]

